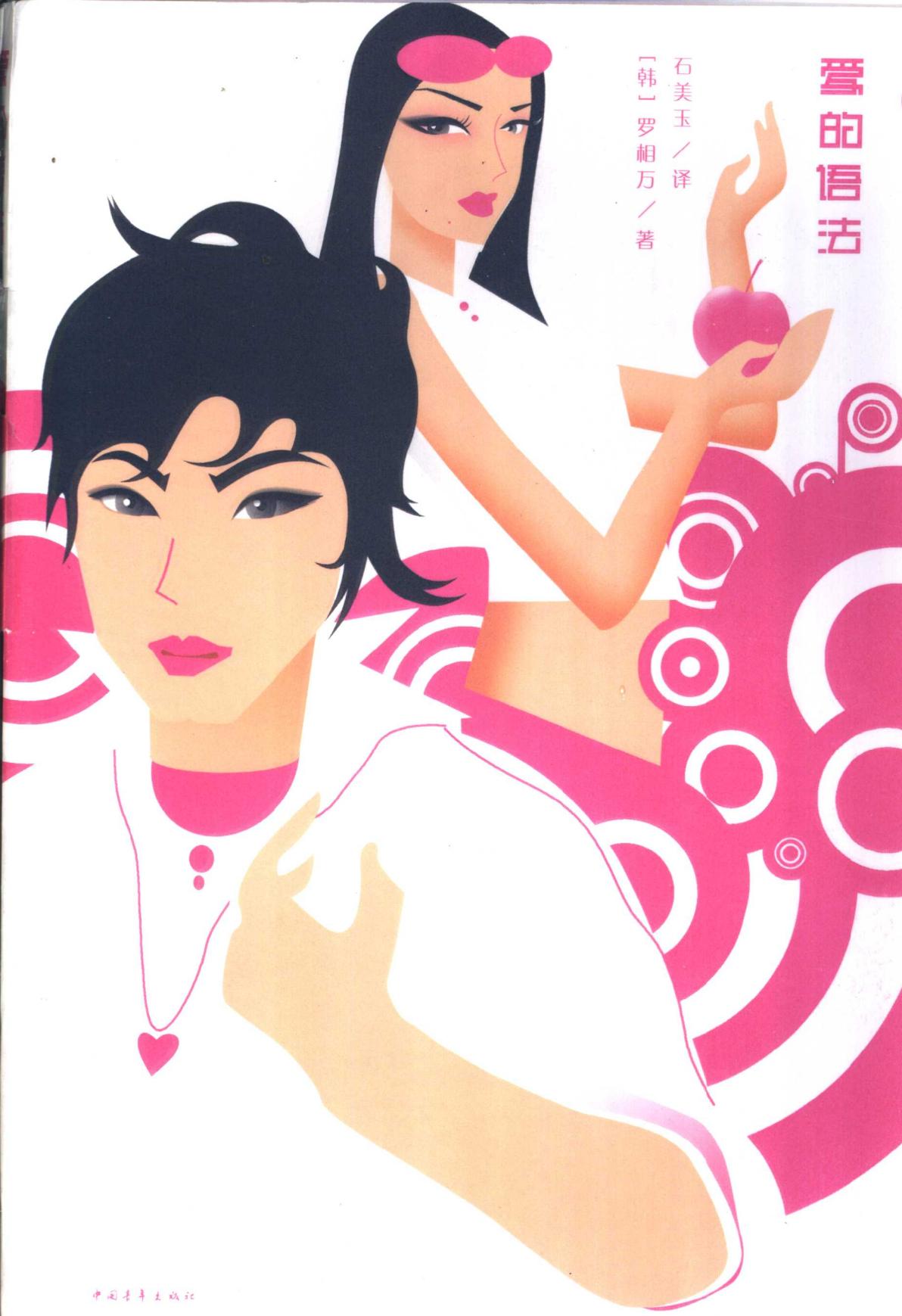


# 爱的信法

石美玉／译  
「韩」罗相万／著





營的信法

石美玉／译  
「韓」羅相万／著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语法 / [韩]罗相万著；石美玉译。—北京：

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4

ISBN7-5006-5972-5

I. 爱… II. ①罗… ②石… III. 长篇小说－韩国－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00617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：01-2004-5494号

策 划：黄宾堂

责任编辑：黄宾堂 王钦仁

电 话：010-84035821

E-mail：wqr@cyp.com.cn

媒体推广：庄伟 付豪杰

书籍设计：小马哥 橙子

封面插图：小马哥 橙子

出版发行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（邮编100708）

网 址：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发 行 电 话：010-64010813

邮 购 电 话：010-64049424

印 刷：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规 格：700×1000mm

开 本：1/16

印 张：20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428千字

版 次：2004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-40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5006-5972-5/I·1202

定 价：23.00元

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：010-64033570

| 009

| 022

| 035

| 045

| 055

— // 小丑之梦    二 // 另类青春    三 // 城市猎人    四 // 神的突变    五 // 天使之手

.....



| 0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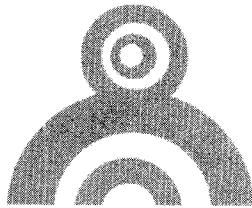
| 088

| 109

| 118

六//爱情演出 七//画室情人 八//真情告白 九//迷路

十 // 该诅咒的名字,结婚!   十一 // 失败的演出   十二 // 重新燃烧的爱

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69          | 180          | 193         | 202        |
| 十三 // 夜的哈姆雷特 | 十四 // 夜漫漫路迢迢 | 十五 // 天错有缘人 | 十六 // 秘密日记 |

215

十七 // 海边故事

2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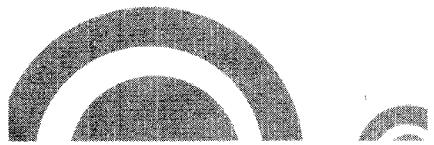
十八 // 背叛之海

244

十九 // 徘徊的诗

257

二十 // 贤珠日记



| 266

| 275

| 297

| 310

二十一 // 再会的阴影    二十二 // 爱情巡礼    二十三 // 我们的秋天    二十四 // 神在坐牢



## — // 小丑之梦

1

天下着蒙蒙春雨。

车里回荡着肖邦的《雨滴前奏曲》。

载着我们的轿车撩开薄薄的雨帘艰难地爬向海云台。望着雨雾中的大海和耸立的楼群,我迷失了自己。

此情此景仿佛在做梦,蜜月居然碰上雨天……

身边的善儿深情地望着牵手漫步在绵细雨中的恋人们,我们相遇的那天也是个雨天。

真奇怪,和堂姐的好友贤珠邂逅的时候也在下雨,真是谜一样的偶然……

轿车驶进宾馆。

门童快步跑过来拉开车门,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,然后为我们撑开伞。

“我在杂志上见过您,还上了头条呢,‘硕士明星’罗仙郎先生是吧,见到您很荣幸!”他喜不自禁地望着我和善儿。

“把伞……”

“传闻说您去日本度蜜月了。”他好像对新

闻报道深信不疑,一直对我结婚唠叨个不停。

走进宾馆,我感觉到四下投来的目光。紧接着,响起了闪光灯嘈杂的声音。

“您好,我是《明星周刊》的李敏辉,我得到您取道釜山去日本的消息,为什么传闻说您三天前已经出发了呢?”

“我是《人物月刊》的崔民浩,您签约日本影片的事情进展如何?”

我没有回答他们,直接到服务台领了房间钥匙,径自走到电梯口。记者们也都紧紧跟上。

宾馆服务生一按钮,电梯门就开了。

“请遵守秩序!”

服务生制止抢着上电梯的记者们,记者们却不买他的账。

电梯上,记者们也一直纠缠不休。

“我到日本度蜜月,是去谈日本影片《花花公子》的具体事宜。不过,主要原因是我在韩国没法安安静静地度蜜月。”

“那为什么没有直接去日本,先到釜山了呢?”

我望了望善儿,她的脸上绽开了红晕。

“我太太希望在祖国拥有初夜。”

电梯门开了，他们跟下电梯继续追问：“那就是说你们还没有发生关系？”

“我希望大家不要侵犯别人的隐私。”

服务生把我们的行李送到客房：“两位晚安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硬塞给他小费。

一群娱记也跟着我们拥进了客房，他们喧宾夺主，有的坐在床上，有的坐在桌子上，肆无忌惮地向我们发难。

“不要采访她，她被媒体折腾怕了。你们也太过分了，连人家的新房都不放过。”

“这是每位明星都要经受的痛苦。”

“所以，我打算放弃从艺，想当一名平凡的教书匠。”

“您是韩国造就的第一位国际巨星，为这么点儿小事隐退岂不可惜？”

……

采访结束的时候，我和善儿已经精疲力竭。为了躲避迟到的记者，让服务台换成了七层的套房。当然，没忘嘱咐服务台千万要保密。

冲完澡后，我喝着啤酒欣赏窗外的海景。

雨下大了。海面的浪涛一波高过一波。

搞不好要在这里呆两三天，不过只要没有记者的骚扰，没有必要明天一定去东京。

忽然，我被莫名的疑问困惑住了，为什么会下雨呢？打开Radio，优美的旋律回荡在静谧的房间里。

眼前浮现出堂姐和她的四个姐妹们，她们都在为我的结婚而喝彩，而其中一个女孩虽在鼓掌，表情却十分悲伤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我初一的时候，就知道了她。当时她在一个叫《女学生》的杂志上当封面模特，我不过是个偶然看到堂姐杂志的毛头读者而已。

她嵌进我的灵魂里，主宰了我的整个学生

时代，她那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模样，给我怀着炽热火球的心脏里，注入了生气。

啊！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差点晕了过去。一直萦绕在我灵魂中的她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她已经成为我堂姐的大学好友。

跟她邂逅的那天也在下雨，六年过去了，她已经是成熟的大四学生，但是那份纯洁依然如故，仿佛在等待着我成长为大学生似的。

横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年龄：她比我大两岁。在现实生活里，两年的差距成了一个莫大的障碍。

如果她不是姐姐的朋友，我们就可以结婚。最后，我还是选择了善儿，不过这并非是为了忘记贤珠。

“困了吗？亲爱的。”善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出浴后湿湿的肌肤在浅红色灯光下更加美妙动人。

“多么美好的一个夜晚就这样给他们……咳，你希望我息影吗？我真想……”我握着她的双肩，深情地望着她问。

她可爱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是大明星罗仙郎的女人，而是普通人罗仙郎的妻子。从现在起，我会理解你的一切，你的灵魂，你的肉体，你的人生观，你的艺术……”

“如果你喊停，我就隐退，只做一个女人的平凡丈夫。”

她轻轻合上了眼睛，长长的睫毛真是可人，我的唇悄悄地落在了她的额上。销魂的缠绵后，我的唇细腻地落在她的耳垂上、颈上……我的双手沿着她的曲线滑落在那一片圣土上。

她颤抖着，唇缝里还流出了弦乐般优美的旋律。我是演奏者，一个灵感十足，能弹奏全世界最美妙音律的人。

她呢喃：“咱们睡吧。”

我们点燃了两支蜡烛，白的代表善儿，蓝的代表我。我熄掉了灯，只有两个小家伙和和美美地在床头柜上燃烧着。

她静静地躺在洁白的床上，一触到我的目光，就羞涩地用手捂住了双眼。我轻吻她的手背，然后轻轻把它挪开。她依然紧闭着双眼，我腾出左手给她枕，右手则细致地游走在她的身上。她的手拧紧了白色床单，我解开了她的睡衣……我享受着被一一开启的肉体，开始了美好的爱情旅程。她轻轻呻吟着抱紧了我。

忽然，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，她惊讶地睁圆了眼睛。

我去玄关<sup>①</sup>居室的外门。开门一看，“啊！”是贤珠！

她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现在过来又能怎么样？

一滴眼泪沿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。

“姐姐！”

她扑进我怀里的那一刻，我被痛醒了。环顾四周，同学们都死死地闭着眼睛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不是宾馆，贤珠和善儿也不见了，原来一切都是黄粱美梦。只见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子手里握着木棍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这个人是我师兄，绰号“人间屠夫”。

系，我是十三届的南成植，大你们六岁！对，我就是‘人间屠夫’南成植。从现在开始，0.5秒之内，全体到小剧场集合！”

我们十九届三十九名新生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小剧场跑去，眉毛都飘了起来。

表演系的纪律比军校还严。什么“师兄和上帝是同届同学，师弟师妹是脚趾垢”之类的话，听得我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。师兄的话如同《圣经》，要你死，就是装死也要死给他看；要你剥栗子，就是用那东西剥也要剥，这就是表演系不成文的纪律。

我们刚喘了一口气，他也到了。

他手里拿着木棍，情况很是不妙。

“听好了，我知道你们迫不得已来上中大的原因，因为汉城大学没有表演系，所以这里就是汉大表演系。我们的同门前辈中有许多著名艺人。我们系之所以能享誉韩国，是因为前后辈之间有严格的纪律。可是你们这些王八蛋，竟把师兄当狗×！脖子上打石膏了？打个招呼，颈骨会骨折吗？”师兄说得唾沫四溅，声音震耳，好像在证明自己绰号的货真价实。

师兄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们。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，因为我也没有打招呼。

我原来可是很懂得礼数的师弟。上第一堂演技概论课的时候，居然把同年级文学创作系的学生误认为师兄，寒暄了两句。这下可惨了，居然没有认出大六岁的师兄，算是碰上真神了。

《电影概论》课刚下课，就来了一个自称是我们表演系师兄的人。他支开留级生，整顿好新生，开始了长篇演说。

“首先衷心祝贺你们考上了中央大学表演

①居室的外门。

我们的罪名是“没收师兄颜面罪”，每个人都挨了五大板，细腿和我还以“亵渎师兄罪”和“戏弄师兄罪”的名目，加了二十大板。

我几乎是爬回座位的。师兄又把“紊乱风  
气罪”扣在在弘头上，让他饱尝了木棒的滋味，  
理由是他跟上届师兄没说敬语<sup>①</sup>。

岂有此理！这里难道是部队？

难道我梦寐以求的表演系，只不过是羞辱  
同门后辈的地方吗？

可恶、肮脏、令人作呕、龌龊、幼稚！

我虽然心生厌恶，还是服从了他，而思绪  
却飞向了遥远的回忆。

### 3

我的故乡在全罗道<sup>②</sup>的一个叫做“艺乡”的  
山村，虽说是乡下，但距离木浦<sup>③</sup>市只有三公  
里，也算是半个城市了。

在家里，我排行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 
和两个妹妹。我们兄妹几个都很乖，成绩都很  
不错。尤其是我，有一定艺术天赋，在作文、美  
术和童话演讲比赛中都获过奖。不仅如此，我  
还偷看村里的退役军人练功，学会了硬气功，  
因此没有打过一次架，就轻而易举地成了孩子  
王。上玛利亚中学的时候，我还开始学习跆  
拳道。

当时，我很爱看中国的武侠电影。我最初  
的理想是当演员，那是看了美国跆拳之父——  
李俊具（李小龙的跆拳道师父，韩国人）主演的  
电影《黑拳》之后萌生的念头。电影结束后，我  
的心跳得厉害，主人公向恶棍飞去的那一脚实  
在是痛快。

十六岁那年的平安夜，是改写我人生的一

天。那天晚上，为了解闷，我去光州<sup>④</sup>电影院看  
了李小龙主演的《龙争虎斗》，全场座无虚席，  
所有观众都被李小龙的健美、武艺和怪吼征服  
了。只可惜李小龙英年早逝，32岁便像流星般  
消失了。他一生只留下了四部影片，但他的影  
片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所引起的功夫热是空前  
绝后的。

我看了两遍那部电影，为了继承和发扬民  
族文化，我立志当一名演员。回到外婆家，我马  
上给自己起艺名。“罗龙”、“罗大龙”、“罗虎龙”  
之类的都有刻意模仿李小龙的痕迹，也没有什  
么哲学含义，所以我决定叫“罗道元”。这个名  
字有武道高手的意思，为了强调其精神意义，  
我舍去“武”字，取了“道”字。

我把自己的活动年限定在十年之后，首先  
要攻克的目标便是练功和考上中大表演系。在  
这种情况下，我一边准备中考，一边展开梦想  
的决心实在是一个奇迹。为此，我决定放弃上  
高中，一心挑战中大表演系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了跆拳道、硬气功、刀  
术、棒术和柔道等专业武术训练。桌上的中考  
参考书全被有关表演、电影和武术等方面的书  
取代了。

离中考还剩一个月时，我投入全部身心开

①朝鲜语中按年龄分为敬语和非敬语，对长辈应用敬语体。

②全罗道：韩国西南部，行政区名。道，行政单位，相当于中国的省份。一个道通常分为南、北两道。

③木浦：全罗道南部沿海城市。

④光州：全罗道中部城市，位于木浦以北。

始修炼。中考的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失败，我却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是我所期待的。

不知我心思的爸爸安慰我不要气馁，让我第二年继续考全南的名牌学校D高。对爸爸的好意，我也不便多做解释，只好应考。不知是否原本打下的基础好，我“不幸”被录取了。

在那个一味重视升学率的学校里，即使一天上着十节课，我也从没中断过习武。

我认为，为理想而学习比升学更为重要，所以最终还是以要实现理想为由，给父亲寄去了人生计划书。

爸爸不能理解我，他这一生就是为了我们四个孩子而艰苦生活着。而谈电影、谈艺术的艺术家儿子，对他来说是个奢求。

我给爸爸写了七封信，加派外公下了最后通牒：如果不依我，我要么剃度，要么断绝父子关系。

“疯了，真的疯了！”爸爸的愿望很朴素，他只是希望一向乖巧而品学兼优的儿子将来能从事体面的职业。

几经周折，我得到妈妈的半承诺后，自动退学了。看我要离家出走，爸爸把我锁在房里用木棍狠狠打我，把我的武术书籍也全给撕了。之后，爸爸压不住心中的怒火失声痛哭了，我为爸爸的不理解而痛哭，妈妈也跟着我们抹眼泪。这样，从来安安静静的家突然变得像出丧似的。

父母的泪水逼我就范，我最终还是转学到木浦M高，而爸爸也允许我上表演系了。那时，我为了成功，一天只睡四小时，兼顾了学习和运动的同步发展。

高三那年的暑假，我头一次来到了汉城。我曾在杂志上看过关于报考表演系的报道，如

果加试成绩不理想的话，预考成绩再好也很难考上。我一边在某学院的综合班准备预考，一边在忠武路的演员培训班接受演技基础训练。

预考成绩终于公布了。出乎意料，比预想的还低50分，当时我就觉得中央大学表演系的门槛太高了。

虽然预考成绩差了一些，但是可以用加试、英语、国语、社会等科目来弥补。为了考试，我快马加鞭，吃住在书房。

终于迎来了考试。轻松地考完国语、英语等笔试之后，终于轮到了命题加试。

表演系的加试包括口试和表演技能。所谓口试就是朗诵诗或背台词，表演技能是按照命题剧本做即兴表演。掌握着我命运的主考官们没让我表演煞费苦心的演技，却让我示范我的特技——武术。我的加试整整用去了十分钟，但感觉还不错，因为很多考生连一分钟的时间也没有争取到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时间创了自中大表演系创办以来的最高记录。我的示范，让考官们瞠目结舌，好像丢了半个魂儿似的。也难怪，我的武艺是综合十八段：跆拳道和硬气功各三段，刀术和棒术各四段，柔道和剑道各二段。主考官们一致地肯定了要当国际巨星的我的才能。

我理直气壮地走进了大学校门。

我的存在，的确满足了那些收年轻武术高手为徒的中大表演系教授们的“虚荣”。同学们都喜欢跟我打交道，师兄们乐意跟我称兄道弟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传奇人物，也以此弥补了对父母的歉意，默默地向二老证明了我并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孩子。

走出小剧场的时候，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这场雨整整下了一天。我撑开伞走下楼梯，青龙莲花池畔的树上开始长出新绿，绿色让我感到安详和希望。

我常常经过这条路，每当我看到青龙雕像，就幻想自己骑着飞龙飞上天的样子。

我在罗丹雕塑前停下来，这是我上大学后一直反复的举动。思想者！他究竟在想什么？我也变成了思想者，猜测雨中的罗丹雕像给我的暗示。旁边的学校板报上贴着话剧海报和各种公告，浸湿的海报在风雨中飘扬，我用摁钉儿重新把它钉好。我期待不远的将来，我导演的作品的海报也会贴在这里，这种期待让我心动不已，紧接着，这种期待变成了确信。

我握紧拳头，想呐喊，想对人诉说此刻的激动。自从考上表演系，我每天都出现这种心理现象。说真的，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写过情书，一心为了实现目标而奋斗。

我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，也该找个可以说衷肠的对象了。

卢善儿！

就是梦中和我一起度蜜月，让我在上帝一样的师兄面前睡着后走进我梦里的那个女孩。昨晚，我想着她没有睡好，后来，我干脆放弃睡觉，通宵看书。所以今天我对师兄的亵渎行为是绝对的生理现象，而不是故意的。

高考放榜后的一天，我偶然认识了善儿。那时，我专找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书看，所以每隔一天就到钟路图书中心去逛逛。那天也是。我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搜索，抱着托尔斯泰的《人生论》以及《忏悔录》、《艺术论》等翻译图书

走出来。

天出其不意地下起了冬雨。雨伞很快被抢购一空。我和善儿的手也同时伸向了最后一把伞。她的美绝对是韩国的经典，她也在犹豫着，我看着她的眼神出神了。

“您买伞，然后把这位小姐送到车站吧。”

卖雨伞的阿姨让我感激涕零，她一边抢走我手中的钞票，一边帮我出了这个好主意。

“可以吗？”

“这不挺好吗？反正雨不会下很久的。”

汉城女孩特有的明朗音调让我感到隐约的自卑，进而高不可攀的神秘的恐惧也油然而生。

“去哪儿坐车？”我克制着心跳，艰难地问。

“不坐车，我去学院，在小公园那边。您住哪儿？”汉城的女孩够活泼的，我像蔫了的虫子一般，越来越萎缩了。

“新盘浦。”

“那么，送我之后在新世界百货大楼坐车就行了。”

她钻进雨伞，和我一起走向小公园，我的脚像踩在棉花上似的失去了重心。我对她几乎是一见钟情，但是不知该用什么方式、什么语言表达。一路上，我都是勉强回答她的问题。她上的是边教汉文、边教书法的学院。那天，我猜想，她可能是跟我一样刚考完高考的准大学生。

到底考上哪所学校了呢？如果是姐姐上的梨花女子大学该有多好。不，三流大学的也行。看在她这么漂亮，这么有气质的份上，算了，大专生也行。不，重读的也行，不就多等一年吗？我也认了，在房地产中介打零工的商专毕业生我也凑合了。

我被她迷得都要丧失原则了。我不打算对

她有任何苛求，不过她的气质超出了大学生的理性美。

说真的，她的存在深深地嵌进了我的意识里，几乎抹去了贤珠的影子，于是我觉得应该和她交朋友。

两天后，为了创造和她见面的机会，我去书法学院报了名，但她全然不顾我高涨的希望，一直没有出现。写字写得手上都磨出水泡了，她却吝啬地连半边脸都不肯露。

第二天也是。我开始不安了，无奈也没有可以打听她情况的人。还好，那个学院不像其他学院那样每天都上课。她上B班，每周三、五、日才有课。

第三天，我终于见到她了，我的出现让她吃了一惊。但是，她立即恢复了常态，我也若无其事地专心听讲、练字。但是我不能不在乎她的存在，心理紧张导致了严重的动作障碍，每写一笔字都在颤抖着。

起初，她倒是装得很镇定，但是时间一长，也开始在意我了。有时，我们会触到彼此的目光，它既不是七八月雨季里闪电碰出的火花，也不是故意互不理睬的那种微妙。每当这时，她的脸上都会漾起红晕，但是先移开视线的总是我。

每天我都下决心第二天一定要跟她说话，可是一旦站到她面前，就不敢说话，心里顶多希望她能主动向我开口。我就是那样一个妄想枯木开花的人。

总该有个突破口，于是有一天我跟踪她到了她家门口。从门牌上抄下她父亲的姓名和地址后，在电话簿上查到了电话号码。

我觉得电话里跟她好开口。可我总是在拨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犹豫。最后，我豁出去了，闭上眼睛拨完最后一个数字，可是没等到电话

铃响第二声，我就放下了话筒。

我抽完一根烟，屏住呼吸再次拨通了电话。嘟——嘟——电话信号让我异常紧张。

“喂，您好？”

像是她父亲。我慌了。

“这……不是钟准的家吧？”

我胡乱编一个朋友的名字，假装打错了电话，之后我没敢再打。

第二天，我还是若无其事地去了书法学院。

就这样，我竟然拖了一个月之久。隐隐约约地，善儿对我的“懦弱”表示了不满。

这时我想出了妙计，就是用别出心裁的情书表白我的爱意。于是我经过反复研究，花了三天时间终于完成了长达200多页的情书。

“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让我写这封信的吗？”

在这样开头的情书里，我写了对她的赞美，我的童年故事、考表演系的动机和理想。信中，我还严肃批判了现代年轻人混乱的异性关系。按照“人生如戏”的说法，我把社会假设成大舞台，邀她做我的女主角，希望我们两个人共创人间佳话，感动上苍。

然后，我在宣纸上用汉字写了特别的求婚内容：

國無城，木入門，  
有半月四星，二日二時五。

若不來所，亟入穴，  
東海日出，姬叛臣。

場所：“畢愛爾”。  
日時：三日三時。